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南唐和北宋時期江南地區繪畫發展情況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2-2411-H-002-068-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3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陳葆真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8 月 16 日

< 南唐和北宋時期江南地區繪畫發展情況之研究 >

(NSC 92-2411-H-002-068 研究成果報告) 陳葆真 5.20.2004

南唐(937-975)繪事鼎盛,畫家成就非凡,影響北宋(960-1127)繪畫發展甚鉅。但是,南唐究竟共有多少畫家?他們的活動情況為何?畫風是何種面貌?關於這些問題,由於資料殘缺,今已難窺其全貌。本文作者期盼由可見的幾種史料及傳世的畫蹟當中,對南唐繪事作一了解,進而探討南唐舊屬的江南地區其繪畫進入宋以後的發展情形。本文包括四個部份,分別對以下的問題分層剝述:一)有關南唐畫家與畫史的文獻;二)南唐畫家簡表;三)南唐的繪畫成就;以及,四)江南畫風在北宋時期的發展。

歷代藝術史家對南唐畫家的注意,大抵而言,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 南唐、北宋之際;2. 北宋時期;3. 近、現代。今分別就史料所見,輯解如下:

1. 南唐、北宋之際,已有兩部關於南唐的畫史產生:一為無名氏的《江南畫錄》,一為徐鉉(917-992)的《江南畫錄拾遺》。這兩部書是南唐人記南唐繪事,因此是有關南唐繪畫最早的史書,北宋郭若虛在撰寫《圖畫見聞誌》(約1074)時,曾經參考過,並曾引用過書中徐鉉的意見。可惜這兩部書後來都失傳了,因此無法得知南唐畫史之原貌。

2. 北宋時期。北宋時期有關南唐畫史的著錄有以下四種:1) 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約1059);2)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3)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4) 宋徽宗敕編,《宣和畫譜》(約1120)。這幾部書的資料成為元(1260-1368)明(1368-1644)兩代藝術史家了解南唐畫家的主要根據。

3. 近、現代研究:以劉承幹在民國四年(1915)撰成的《南唐書補注》為主,輯得南唐畫家共二十二名。至於現代研究則以沈柔堅等人編印的《中國美術辭典》為主,收錄了南唐畫家共二十四名。二者在內容上都不夠齊全。

作者根據上述北宋的四部畫史,輯列成「南唐畫家簡表」,排比出南唐畫家

活動的前後順序、繪畫專長、重要事蹟、以及作品入藏《宣和畫譜》的件數，期望能藉此得知南唐繪畫活動的大概面貌。作者所探究的議題包括：1. 南唐畫家成員，和 2. 南唐與前、後蜀繪畫活動的比較等兩方面。依據資料，得知南唐畫家的成員可以分為四種：一為畫院畫家，二為宮廷畫家，三為民間畫家，四為業餘畫家。總計南唐四類畫家知名者至少三十六人，作品入藏宣和內府共一二二三件。如以《宣和畫譜》為準，則南唐畫家人數（36 人）佔《畫譜》所收畫家全數（231 人）的 15.58 % 以上，而入藏宣和內府的作品數（1223 件）則佔其收藏全數（6396 件）的 19.12 % 以上。

眾所周知，南唐在繪畫方面的蓬勃發展與高度成就，在五代十國時期也只有四川的前、後蜀（907-965）可以與之抗衡。四川自唐末以來，經前蜀與後蜀的經營，在繪畫方面的成就確實足以睥睨天下。作者根據北宋黃休復的《益州名畫錄》（1005 前）書中，輯得唐代中、晚期從長安入蜀，以及四川當地的畫家共三十人，他們的作品入藏宣和內府者有四 一件。而五代時期的前、後蜀也因襲唐代舊制：將宮廷畫家收編於翰林院中，藝高者授予「翰林待詔」之職。一時畫家輩出，各逞其能，致使五代時期的四川在佛道、人物、鬼神、及花鳥畫等方面，達到了高度的成就，與江南的南唐遙遙相對，東西相映，成為當時全中國兩個輝煌的文化中心。作者根據《益州名畫錄》、《聖朝名畫評》、《圖畫見聞誌》及《宣和畫譜》等四部北宋時期的繪畫史，輯得五代時期前、後蜀統治的五十八年間，四川畫家知名者約有三十三人，作品入藏宣和內府共計六三七件。就總數而言，則四川一地自前蜀到後蜀期間共五十八年，畫家知名者，至少三十三人（較南唐少三人），其作品入藏宣和內府者，可得六三七件（較南唐的一二二三件少五八六件）。

兩地畫家在畫類偏好的取捨上，具有相同和相異性。相同的是兩地偏好的畫類與唐代繪畫傳統密切關連：那便是對人物畫的興趣高於花鳥和山水。而二地最大的差異性便在於前、後蜀的畫家所顯示的保守性：他們多長於釋道（高居第一位）人物與花鳥；而南唐畫家則似乎較具突破性：他們的興趣，除了沿襲唐朝

傳統的人物畫之外，對於生活四周所見的花鳥竹禽、走獸與山水的興趣之偏高，甚至過於釋道畫。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北宋中期郭若虛在《論古今優劣》中曾說：

或問近代畫藝與古人何如？答曰：『近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

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

禽魚，則古不及近。』

可知唐宋之間畫風明顯轉變的這種現象，實際上已發生於南唐。

就整體而言，南唐與前、後蜀在文學與藝術的發展與成就上，可說是難分軒輊。兩地畫風在入宋之後，持續蓬勃發展，並呈現互相競爭的現象。南唐亡國之後，在這地區的繪畫發展仍然十分蓬勃，畫家人才輩出，北宋當時人稱他們為「江南畫家」。作者根據《聖朝名畫評》、《圖畫見聞誌》、《宣和畫譜》、及《畫繼》¹等書中共輯出北宋時期的江南（包括江、浙、贛、皖、鄂地區）畫家至少有三十七人，作品入藏宣和內府共有二八四件。再進一步統計，僅就江南地區而言，從南唐建國（937）到北宋《宣和畫譜》編成（約 1120），其間的一百八十三年中，至少有畫家七十三（36+37）人，作品一五七（1223+272）件。這個數據是相當驚人的。因為它告訴我們：這期間江南畫家人數（73 人）佔《宣和畫譜》所收全中國古來畫家人數（231 人）的 31.60%（近乎 1/3），而作品（1507 件）則佔宣和收藏全數（6936 件）的 23.56%（超過 1/5）。宣和內府的作品件數（1223 件）佔其所收自南唐到北宋的江南地區畫家作品總數（1507 件）的 81.15%（即 4/5 以上）。這樣的數據揭示出南唐在五代到北宋期間江南畫史上卓越的成就。

再看四川的情況。北宋時期的川籍畫家知名者至少有三十三人，其作品入藏宣和內約計五百四十三件。如再加上前面所列的五代前、後蜀時期的數據，則知五代到北宋之間的四川畫家至少得六十六（33+33）人，而入藏作品計一一八（637+543）件。這樣的成就令人側目，因為以畫家人數（66 人）而言，它佔《宣

¹ 鄧椿在《畫繼》中增補熙寧（1067-77）前之江南畫家三人：王凝、修範、及劉貞白，見《畫史叢書》，冊 1，卷 9，頁 70。

和畫譜》畫家(231人)的28.57%，而作品(1180件)則佔宣和內府收藏繪畫(6396件)的18.44%。

正如《宣和畫譜》資料所示，五代和北宋時期的四川畫家(28.57%)和其藏品(18.44%)所佔比例雖高，但仍比不上江南地區(畫家作31.60%；藏品佔23.56%)。然而，如果集合江南和四川這兩個地區的畫家人數來看，則其數據(31.60+28.57)成為60.17%，佔《宣和畫譜》所錄古來各地畫家總數3/5以上；而其作品數據(23.56%+18.44%)則為42%，其比例佔《宣和畫譜》所錄所有作品數量(6396件)的2/5以上。這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從五代到北宋末年(907-1120)的二百多年之間，江南與四川的繪畫活動遠遠超過了當時中國所有的其他地區；而就中江南地區又領先於四川一地。

事實上，這時期的江南與四川兩地在繪畫方面的發展與競爭是十分有趣的現象。依個人的觀察，二者關係演變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 五代時期的各自為陣；2. 宋初百年的激烈競爭；3. 北宋末年的部份融合。以個人所見，在第一階段中，江南與四川兩地在五代時期的繪畫發展，勢均力敵，各有特色，而且有互相交流的情形。第二階段為宋初百年(以郭若虛《圖畫見聞誌》，1074年編成為界)四川與江南兩地畫家勢力的互相競爭。這種情形大約維持將近七、八十年之久，直到仁宗慶曆(1041-48)時期(即：北宋中期)才漸改觀。從那時期開始，江南畫家的勢力才漸漸抬頭，到了北宋末年，終因為皇室的喜好和士大夫的提倡，而一度超越了四川畫家的優勢。可說終北宋之世，四川與江南畫家在宮廷中角力的結果是江南畫家獲得勝利。

在這同時的北宋士大夫圈中，南唐藝術也成為新風尚和收藏珍品。而且，董源、巨然的畫風在沈括(1031-1095)和米芾(1051-1107)等人的肯定下，也再度受到普遍的重視。以作者管見，北宋末年江南畫風的抬頭，與慶曆以來江南士大夫藝術家的提倡有密切的關係。這種趨勢不但影響到皇室的品味及收藏方向，同時也影響到畫院內部的動向。但是，從民間的普及性來看，四川畫家的影響力仍是十分強勁的。它從北宋中期以降到南宋早期之間的發展勢力明顯地超過了江

南畫家。根據川籍的鄧椿所作的《畫繼》(1167)所錄，從北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到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九十四年間，共有二一九位畫家。根據個人統計，其中四川畫家大約有三十七人，而江南畫家則大約只有二十二人。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影響後世最大的一股力量卻既非四川，也非江南等地區性的畫風，而是在北宋末年，以蘇軾為主所倡導的、凌駕在這兩者之上的一種新的美學觀——結合文學意境與繪畫表現的文人畫風。它主導了後世文人畫的美學價值。